

金湖史话

JINHU SHIHUA

B050.101

金湖史话

金湖县县志办公室编

主 编 吴振宝

副主编 邵绍坤
马国顺

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B

634541

218

金湖史话

金湖县县委办公室编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金湖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印张7 插页3 字数149,000

1989年9月第1版

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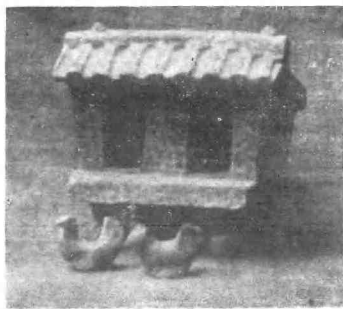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1—6,500册

ISBN 7—80519—142—5/K·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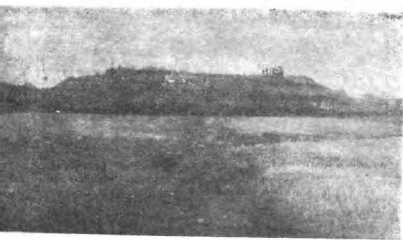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杜基顺 定价：3.00元



吕良镇双岗境内古墓葬物汉陶甗、陶瓶



吕良镇双岗境内古墓葬物汉陶鸡舍



西周遗址——磨脐墩



磨脐墩遗物——实、
空心两种布足

白马湖乡张集境内出土的战国
时期的楚国金币“郢爱”

序 言

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、金湖县建县三十周年之际，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寻史觅籍，紧张奋战，精心撰成这本《金湖史话》。

金湖建县虽晚，但境内却有悠久的文明历史。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先人即来这里栖息繁衍。秦汉以后，境内开始繁盛，曾为平安县、安宜县、阳平郡、石璧县的治所；东晋时，还侨置幽州于三阿（今塔集镇一带）；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的三阿之战即在此地打响；三国魏邓艾开发淮南后，这里即成为历代屯田之所，田丰谷茂，战略地位显著。南宋年间，黄河夺淮，境内沦为洪水走廊，自此灾害频繁，经济发展缓慢。民国29年（1940年）春，新四军开辟高宝湖西地区，境内成为淮南、淮北两大根据地的可靠后方，贡献卓著。建县后，百业齐举，百废俱兴，特别是治理了危害深重的洪水，使各项事业欣欣向荣，蒸蒸日上，境内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时期。

《金湖史话》是一本较为系统的介绍金湖县历史的读物，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反映金湖地区历史概貌，介绍了本地区重大历史事件、重要历史人物、县属镇历史变迁。《金湖史话》语言通俗流畅，叙事力求生动，资料翔实可靠，是一本爱国主义的乡土教材。

历史是一笔财富，可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，增强人们的自豪感、责任感、使命感；历史又是一面镜子，可以鉴古而知今，使人们窥见成功、失败、经验、教训；历史还是

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，今天的现实将成为明天的历史，可敦促人们警觉、奋起，把历史写得更加壮丽、更加辉煌。我相信，过去曾在金湖地区工作并为之作出贡献的人们，读了这本书，将会更加了解金湖、关心金湖、热爱金湖，将会一如既往地地为金湖作出新的贡献；现在正在建设金湖的人们，将从这本书里知乡、爱乡，爱社会主义，激起振兴金湖的更高热情，艰苦创业，奋发图强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为建设一个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新金湖，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。

金湖县县长 张卫东
县志编委会主任

1989年 7 月

目 录

序 言	(1)
-----	-----

历 史 钩 沉

年轻的金湖 悠久的历史	(1)
淮水走廊话水利	(21)
历代重要战事录	(37)
文化纵览	(65)
漫话新老三河	(81)

县 属 镇 变 迁

三河之滨的县城——黎城镇	(95)
高邮湖西的古镇——塔集镇	(106)
老三河畔的棋盘街——吕良镇	(115)
战地黄花开银沟——银集镇	(127)
金汉润边的“小扬州”——金沟镇	(138)
渔村明珠——涂沟镇	(152)
水乡碧玉——冈桥镇	(165)

人 物 传 略

欣澹庵	(175)
葛节支	(177)

陈 文	(180)
欣哲夫	(184)
杨明泰	(186)
欣德风	(190)
姚卿贤	(193)
章 辅	(197)
刁 全	(200)
周 璧 王 辉	(202)
许午阳	(204)
萧 放	(207)
冀德仁	(209)
孙家义	(213)
何寿才	(215)
后 记	(217)

年轻的金湖 悠久的历史

金湖，这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县名。县境位于江苏省中部高邮、宝应湖西地区，三面环湖，一面陆地，北滨白马湖，东濒宝应湖，东南临高邮湖，西部分别与盱眙、天长、洪泽接壤，宽阔的三河及淮河入江水道贯穿其中，构成了水乡的绮丽风光。她地处江淮平原，境内土壤肥沃，沟渠纵横，盛产稻麦鱼虾，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的美称。全县地势西高东低，地面真高34.7—5.5米，土壤以冲积湖积为主，总面积1343平方公里，辖22个乡镇，总人口331800人。

金湖建县时间不长，但追溯其历史却甚为久远，并历经了沧桑之变。

（一）湖 滨 水 乡

据地理研究人员认定，大约6000年以前，金湖境内是黄海的一个海湾，海岸线在县境西南一带。随着淮河和长江夹带的泥沙沉积淤淀，两大三角洲不断向东推进，逐渐形成了陆地。境内东部低洼地区，开始演变为湖泊，成湖初期，范围相当广阔，并与运东的射阳等湖存在着天然的联系。在长期的泥沙淤积和人类经济活动的作用下，逐渐缩小分化为众多的小湖荡。这些小湖荡自南而北地排列着，水盛时连成一片，水枯时又恢复为一个一个小湖或沼泽地。正如宋代著名诗人秦少

游诗中描绘的那样：“高邮西北多巨湖，累累相连如串珠，三十六湖水所潴，尤其大者为五湖。”这些湖泊的名称在明清时期的《高邮州志》和《宝应县志》中多有记载。如明《隆庆高邮州志》州境全图中标明在西北部的湖泊就有新开湖、骥社湖、三洲、五湖、珠湖、张良湖、石白湖、姜里湖、七里湖、鹅儿白湖、塘下湖等湖荡；明《嘉靖宝应县志略》中记载的就有清水湖、汜光湖、洒火湖、津湖、白马湖等。到清代后期，由于受黄河夺淮的影响，大量洪水流经县境，才形成后来的高邮湖、宝应湖、白马湖三大湖泊。

从考古调查发现的遗址中，也证明了境内的文明史，是从西向东逐渐延伸的。东部成陆之前，古遗址多集中于西南部与盱眙相连的丘岗地区。据考古人员论定，金南乡的时墩、抬饭墩，戴楼乡的獾墩，均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；官塘乡的磨脐墩、金南乡的宋墩为西周居民生活遗址；黎城镇附近有春秋的遗址；黎城镇西南20公里处的东阳城（现入盱眙县境），为秦时的东阳县治。秦二世时，陈涉起义反秦，天下响应，东阳少年杀死秦东阳县令，相聚数千人，立东阳县令史陈婴为长，后陈婴以所部归属项梁，即在此处。汉以后，境内文化开始向东发展，特别是三国时魏将邓艾在境内的屯田，使东部和北部的冲积平原得到了开发。

根据历史记载，境内为古淮夷部落劳动和栖息的地方。古传淮夷（九夷）之民，渔猎耕种为生，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太皞（号伏羲氏）就是东部所有夷人的祖先。到公元前约11世纪，殷商最后一个国王——纣王曾数次派军队对东夷作战，征服东夷后，残暴地压迫、沉重地剥削沦为奴隶的东夷部落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。公元前1057年，在今陕西岐山一

带的周武王，趁殷纣王全力经营东南之机，迅速扩张势力，大举伐纣。纣王军中的奴隶兵阵前起义，掉转戈头，帮助周兵（史称“前徒倒戈”），纣王逃入朝歌，自焚而死。西周建立后，大规模地进行了分封制，就是旧史上所说的“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”，据说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。吴国原是周族的一支，后来在姑苏（江苏苏州）建国都。公元前585年，吴国寿梦做了国王，开始强大，到吴王夫差时已“北威齐、晋”，“夺淮夷地而有之”。后越王勾践发兵姑苏，灭亡了吴国，淮夷地又入越。再后，楚怀王占领了越国的地方，淮夷地封给楚将昭阳做属地。秦统一中国后，推行郡县制，境内属东阳县。汉置平安、高邮县，县境分属平安、东阳、高邮县。三国时属魏。西晋平安县并入射阳县，县境分属射阳、高邮、东阳县。东晋十六国时，地在东晋，属山阳、东阳县，东南冈塔一带为幽州侨置之所。南朝宋时，地分属射阳、高邮、东阳三县。南齐置阳平郡于石鳖，领太清、永阳、安宜、丰国四县，不久阳平郡侨置山阳郡，地分属安宜、高邮县。南梁移阳平郡治于安宜城，兼置东莞郡于此。后来梁失江北，地入北齐。北周灭北齐后，又以石鳖城为治所，增置石鳖县，地分属安宜、石鳖、高邮三县。隋省石鳖入安宜县，地分属安宜、高邮二县。唐上元三年（762年），因于安宜县内获定国宝，即改元宝应，安宜县亦随之更名为宝应县。唐以后，虽王朝屡易，建置多变，但地一直分属宝应、高邮两县。

据历史记载，境内原是一块富饶之地。《方輿胜览》谓：宝应四塞之冲无险守，然有石鳖、白水塘，开殖之利甲于东南。黄河夺淮后，这里沦为洪水走廊，人民饱尝旱涝之苦。但因境内人少田多，土质肥沃，资源丰富，有“水有三

交，稻收五石”，“无灾无难，一季吃三年”之说，农民除自食以外，仍有部分粮食出售，以购回日常生活用品。即使遭逢灾年，也是靠水吃水，捞水草，编摺席，挖菱蒿根，捕鱼摸虾等，以求得生存。

宝应、高邮两县历代志书中，也不乏对湖西风物的描述。如《高邮州志》记述的“秦邮八景”中，就有两景是境内的风物。其一是“西湖雪浪”，反映的是高邮县西北部的百里长湖，被湖风吹起的浪涛，如皓皓白雪，布满湖面，蔚为壮观。其二是“鹭社珠光”，反映的是宋嘉祐年间（1056—1063年），有一大神珠，经常出没于鹭社湖中，天晦多见，夜晚出现时，照耀如同白昼。《宝应县志》记述的十二景，也有四景是湖西的风物。其一是湖山云起，记述的是境内西部的云山（现已入盱眙界），山晨出云如烟雾的奇观。其二为水村布谷，反映宝应的东荡，西湖水乡春耕季节农民播种落谷的繁忙景象。其三是晴湖晒网，描绘的是水乡渔民晴天休息挂晒渔网的悠然乐趣。其四是荻洲起雁，反映的是冬天雁群从大片芦苇丛中起飞的苍茫景色。这一切，都展现了高宝湖西的自然风光。

（二）屯田之地

东汉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赤壁之战以后，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形成，曹魏的势力在黄河流域，孙吴的势力则在长江以南，江淮一带，却成了吴、魏对峙的隙地。其时因为战乱，民多逃亡，数百里无人居住，郡县多废。三国魏正始二年（241年），曹魏势力逐渐强大，开始向江淮

一带扩张，派尚书郎邓艾到今安徽寿县一带屯田积谷。邓艾受命以后，提出“并水东下，令淮北二万、淮南三万，什二分休，且田且守”的屯田方案，在境内及今洪泽县一带修白水塘，筑石鳖城，屯田12000顷，设屯点49所，五里一营，一营60人，边戍边耕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石鳖屯田。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当时的屯田歌：

手持鎌，肩扛枪，两样事情一模样。

吴米香，蜀米甜，怎胜曹营米干饭。

芝麻扁，豌豆圆，还是屯里粮食全。

石鳖屯田以后，境内即成为古淮南的战略要地。《晋书·荀羡传》载：荀羡镇淮阴，屯田东阳之石鳖。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追述：守险有平阳石鳖，田稻丰饶。南北朝时期，战事频繁，石鳖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《宋书·臧质传》载：宋元嘉二十七年（450年），北魏拓跋焘率众数十万南出后，无资粮，唯以百姓为命，及过淮，食平越、石鳖二屯谷。《南齐书·高帝纪》记载：宋泰始二年（466年），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，从子薛索儿自睢陵渡淮，南宋刘彧军围歼之，薛击破南宋军高道庆部，溃退到石鳖，后又败走石梁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梁太清元年（547年），东魏叛将侯景降梁。翌年，东魏遣尚书辛术率诸将南侵追讨侯景，至淮河北岸镇下邳。梁大宝元年（550年），辛术过淮南截烧侯景征往建康之粮百万担，围阳平（安宜）不克，3000余家随辛术渡淮。梁承圣元年（552年），北齐主高洋称帝建齐，东魏亡，命南道大都督潘乐率兵5万，攻克阳平（安宜），并驻军石鳖，配合辛术南侵，江北之地皆为北齐所有。北齐占领江淮之地后，十分重视对石鳖的经营。乾明年间（560年前

后)，稻谷价格昂贵，北齐尚书左丞苏珍芝建议修石鳖等屯，自是淮南军防足食。梁太平二年（557年），陈霸先代梁称帝，建陈，梁亡。陈宣帝太建五年（573年），派大将吴明彻北伐征齐，先后收复了淮南诸郡。翌年，宣帝下诏，出阳平仓谷，救济北方流散在江南一带的部属，并劝勉他们在石鳖附近的一些屯点进行耕种。太建十一年（579年），陈与北周（北周灭北齐）在彭城（徐州）交战，吴明彻兵败被俘，江北之地尽没于周。北周以石鳖为治所建石鳖县。太建十三年（581年），北周大臣外戚杨坚称帝，隋建立，北周亡。开皇初，隋废石鳖入安宜。由此可见，在历经近200年的南北朝战争中，石鳖所处的战略地位是相当重要的。自古有“南得淮则足以拒北，北得淮则南不可自保”的说法，这大概与地处江淮间的石鳖屯田也有一定关系吧。

隋统一全国，石鳖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地位。大业末，白水塘因战乱失修，一度枯竭，但在石鳖这块理想之地屯田，并没有结束。唐嗣圣十二年（695年），始复修治，羡塘与白水塘合，开置屯田。长庆年间（821—824年），复兴修之。此后，南唐保大十一年（953年）、南宋嘉定六年（1213年），都曾有修白水塘之议。元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年）江浙左丞郑温尚以新附汉军15000人于淮安云山白水塘立屯田。

（三）交 通 津 要

隋开通大运河以前，境内为江淮间的主要通道。东部有诸湖相连的中渚水道，可以南通长江，北达淮河。西部有连接南北的衡阳古道，为“淮河边兵横趋大仪”之路，是淮阴，山阳（淮安）至扬州的必经之路。

中淡水，古名邗浦。《左传·宣公九年》载：“吴城邗沟通江淮。”东南有邗城，城下挖深沟，谓之韩江，亦曰邗溟沟。其时，沟通江淮的古中淡水道，并非径直南北行，而是自高邮以北的津湖折向东北，穿过博芝湖、射阳湖，然后又折向西北，于淮阴以东（今淮安）的海口入淮河。到东晋的陈敏穿沟，中淡水道不再绕行博芝湖、射阳湖，而是从广陵经高邮向北，穿樊梁湖、津湖、白马湖入淮河，这就使水道直行。境内之津湖（今名界首湖），是中淡水道的必经之路。津湖，顾名思义，为津要之湖，有七湖通津湖之说。它东通博芝湖、射阳湖，南达樊梁湖，北达白马湖。据史书记载：三国魏黄初五到六年（224—225年）魏文帝曹丕连续两次发动广陵战役。第二次，曹丕亲率舟师伐吴，其进军路线是：由河南的颍水或渦水入淮河，顺流东下，过泗口至淮阴，然后循中淡水道南行至广陵故城（今扬州西北）。曹丕临江观兵，戎卒10余万，旌旗数百里，有渡江之志，吴人严兵固守，时天寒，舟不得入江。魏文帝见大江波涛汹涌，舟船难渡，不得不喟然长叹曰：“吴魏之所以分南北，这是天之所限也！”遂决定回师。此时，正值冬季枯水季节，战船数千返回至津湖一带，搁浅不能行，文帝非常焦虑。从他所写的《黎阳作》一首诗中，可以看出其复杂的心情。诗中写道：

西北有浮云，亭亭如车盖。
惜者时不遇，适与飘风会。
吹我东南行，南行至吴会。
吴会非我乡，安能久留滞？
弃置勿复陈，客子常畏人。

他看到统一大业难以完成，水师千船又滞留于津湖，在诗中发出了很伤感的吟叹，是可以理解的。经过与群臣反复商量，决定将船交给尚书蒋济。蒋济想方设法，组织兵士开河凿漕，打坝蓄水，使滞留于津湖一带的船只皆开入淮河之中，这就是史书上所讲的“津湖滞舟”。东晋谢灵运也曾循中渚水，经过境内之津湖、白马湖，并写下了《撰征赋》：“发津潭（津湖）而回迈，逗白马以憩舫，贯射阳而望邗沟，济通淮而薄角城。”

境内西部之衡阳古道，为魏晋南北朝时，淮阴、山阳（淮安）至长江边塞以及江北重镇广陵（扬州）的重要驿道。它是由座落在衡阳河中的衡阳埠作为沟通南北津梁，河面有木桥相通。相传曹操曾在衡阳设立草桥关，派大兵在此扎过营盘。南北朝时，南朝失淮北以后，以古淮河作为防线，对北防守，即成为淮河“边兵横造大仪之路”（大仪，在今扬州西北）。这条驿道行走的路线，一般是由淮阴故城（在今码头）向北，经今洪泽的黄集、万集、新集（又名三角村），跨越衡阳河至东阳，再折向东南经铜城至大仪去广陵（扬州）。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路线，其时南北纷争的许多战事，都是经这条路线调兵遣将的。宋元嘉二十七年（450年）春，北魏拓拔焘对南朝宋的反攻，也由这条路线经过的。宋文帝为了阻止北魏的进攻，曾命山阳太守萧僧珍，蓄白水塘之水以灌魏军，就是在这条路上。清代诗人曾写了一首诗：“十里新阜路，前朝三角村，兵戈今已静，耕凿古犹存。”这说明这条路是古代征战之路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交通的畅通，邓艾在境内的屯田，北方少数民族的兴起，境内逐步成为安屯南迁士民的侨置之